

## 密云区古北口镇河西村乡情村史陈列室 “百家姓村”的乡情记忆

□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/摄

行车100多公里，记者来到密云区古北口镇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村落——河西村，由于全村500多户，共计1700余人口中，包含了136个姓氏，河西村被誉为“百家姓村”。记者在村子里，见到了拥有较多历史记忆的“老支书”——张玉山，听他娓娓道来，这个“百家姓村”流传至今的集体记忆。

69岁的张玉山带记者走进了位于村委会对面的河西村乡情村史陈列室，一面墙上的“百家姓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，“宗、谷、郑、纪、侯……”村子里真的有这么多姓氏吗？面对记者的疑问，张玉山笑着说，“比墙上这124个还多呢，如今村子里人口的姓氏已经达到了136个了。”而有趣的是，即便是同是一个姓氏的人，也未必来自同一个地区。张玉山说，他虽是土生土长的河西村人，但往上数四到五代，实际上是从京郊顺义做生意搬迁至此的，跟村里原有的张姓，并非同根。

与丰富姓氏相似的，还有河西村独特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现状，据统计，目前河西村村民中包含着汉族、满族、回族、蒙古族、苗族、朝鲜族、裕固族等多个民族。张玉山说，“几

百年来，这些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们生活在一起，虽然保持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，但却彼此和睦相处，这也形成了河西村善良、淳朴、包容的民风。”

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姓氏，经过翻阅历史资料和祖辈口口相传的记忆，张玉山也总结出了不少其中原委。“我们河西村旧时被称为‘柳林营’，据说是因为河边的柳树和常年驻扎兵营而得名。”张玉山说，密云古北口镇是边关要塞，是历代驻守边关营盘的所在地。史料记载，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在古北口地区修建了长城，这里就成军事重镇了。

“修筑长城的工人，守卫边关的将领都有可能在这里停留或扎根。”据说，特别是在清康熙年间，从甘肃、青海一带带来了一位总兵马进良，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，后来他所带的士兵就世代留了下来。再加上，做生意、开商号和外嫁过来的，几百年来陆陆续续从全国各地迁移至河西村扎根的人，越来越多，姓氏也就越来越丰富。

“姓氏的丰富是伴随着古北口镇政治、军事、经历等历史发展地位的提升而来。”张玉山告诉记者，“辉煌的时候，河西村还设立了九门提



督府这样高级别的军事衙门，就位于现在的古北口镇中心小学的位置。”

说道“九门提督府”，张玉山指着展览中一张石狮子的照片告诉记者，“这地石狮子简直经历了河西村的近代史。”

据了解，照片中的石狮子原始九门提督府门前的石狮子，建府之日就伫立在那里了。它曾经亲眼见证河西村内兵将行军、百业兴盛的繁华景象。而到了1921年，荒废黯淡的衙门在失去原有风采后，被一名晚清都督出资修建成了学校，从此，这对石狮子守护的便是这一方莘莘学子。

“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这对石狮子曾两次被深埋地下，村里的古建筑也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被翻建成了新

的民宅。”张玉山说，史料有记载，河西村曾有马家大院、杨家大院、孟家大院等多处古朴院落，如今，他们也同那九门提督府一样“变了身”。而没有变的，仅剩这对终见天日的石狮子，依旧伫立在古北口镇中心小学内的角落里，听着朗朗读书声，数着岁月的痕迹。

走出村落，背靠的卧虎山长城依旧巍峨挺立，焕发着别样的风采；在民俗旅游业的带动下，这个古村落也在冉冉升起新的朝气，那随历史长河慢慢逝去的记忆，被尘封在陈列室和老人的心里，不知道再过几十年，谁还能记起古北口中心小学内那对石狮子背后的故事，还有谁心系这“百家姓”背后的曲折历史和情怀。

大兴区礼贤镇王庄村村史馆

## 记述乡土风貌 续接耕织情缘

□本报记者 孙艳 文/摄

“结婚证 解放初 曾见证 璧连珠；尺对尺 斤对斤 粮与布 两票分；一宝贝 叫瞎掰 拆了合 合了拆……”大兴区礼贤镇，有个被森林环抱的美丽乡村——王庄村。这个注重人文历史传承保护的小村庄，举全村之力筹建了自己的“村史馆”，记述乡土风貌，续接耕织情缘，留住乡愁。

礼贤镇退休干部郑俊华，目前负责撰写编修礼贤镇部分村史，耗费半年时间，十八万字的王庄村村史详细道出了王庄村的前世今生。郑俊华介绍，王庄村的人文历史藏也藏不住，从村庄布局上就能够显现。王庄村是明初移民，之后建宅立村，已有200多年历史。整个村子横竖19条街巷路，不仅以“孝”字冠名，而且其街道还自然形成了南北向的18个“王”字，王字街、孝字路，布局严谨，整齐划一，扣合村名，独一无二，形成了王庄村独特的“文化符号”。

民国年间，曾出了梨园秀士格秀海，纵横舞台德艺双馨，还带出了名冠梨园的高徒陈少舫；解放战争中，出了革命烈士赵殿臣和战斗英雄赵维新，在新村建设中，出了技高一筹名震一方的瓦木工大工匠；在从政仕途中，出了一届届勤政务实，公正清廉的支部班子和一个个优秀的处局级领

导干部。

村史馆的筹建过程，郑俊华最为清楚。2017年夏初5月中旬，村两委向居住在村内外的王庄人氏，发起了老物件“义捐”倡议。在不足1周时间里，收到村民们的捐献600余件。短短的一个月时间，“村史馆”就揭牌了！

“村史馆”坐落在王庄村正街北侧的一处民房里，占地2套农家院，约700余平米。目前陈列物品达到了700余件，每一件物品都标着捐赠者的名字。

王克玲是王庄村的本村姑娘，村史馆红色墙柜上摆放的一张解放之初的结婚证就是她捐赠的。“这是我母亲和父亲当年的结婚证，被父亲视为宝贝，一直锁在柜子里，儿女们很少见到，村里倡议捐赠老物件，老父亲才舍得拿出来。”王克玲告诉记者，母亲和父亲一生恩爱，这也是父亲比较珍重这一纸婚书的原因，起初老爷子不舍得捐出去，后来觉得建村史馆是好事，村里为老百姓建了一个能回忆过去的地方，还能教育孩子，就决定捐了。

随着这张结婚证，王克玲家还捐出了一个熨衣服的“烙铁”，父亲母亲结婚时的盘子。“盘子都两半儿了，当年还找人给钜上了。”王克玲说，老两口一辈子日子过得特别仔细，要不



好多东西也留不到现在，留给儿女的也是父母恩爱、勤俭持家的好家风。

走进村史馆的另一间陈列室，进屋上炕，一把木质小板凳吸引了记者的注意，看介绍这可不是普通的小板凳，它的名字叫——鲁班凳。嫁到王庄村40多年的董义侠捐赠的这把鲁班凳。有意思的是，捐赠那天，这把小木凳引来众人围观，董义侠才知道它的名字。“打我进门儿就有这个玩意，而且也已经挺旧的了，一直在抽屉里放着，也没有人用过。听我公公说，是孩子太爷留下来的。”

这个被遗忘的小木凳本来被董义侠收拾破烂儿的时候扔过一次，扔了好几天她纳过闷来又给捡回来了，“我心想，这玩意儿下一辈儿的孩子们

都没见过，还是捡回来留着吧。”没想到，村里建村史馆，董义侠家的这个重新捡回来的老物件找到了新的归宿，派上了新用场，成了村史馆的亮点物件，好多人都没见过，甚至村里好多老人都叫不上名字。“现在我知道了，它叫鲁班凳，老人儿们管它叫‘瞎掰’，它是一整块木头做出来的，能合能分，放平了，当枕头，支起来当板凳，古时候当木匠只有会做鲁班凳才能出徒。”

村史馆里陈列的大量农耕工具中，还有董义侠捐的镰刀、簸子，“都是干活人，这些工具都用过，现在生活好了，这些都用不上了，摆在村史馆，留给孩子们都看看，忆苦思甜，留住乡愁。”董义侠说。